



广东美术馆
GUANGDONG MUSEUM OF ART

现当代美术文献丛书

给世界擦把脸

廖冰兄画传

张红苗 廖陵几 著

花城出版社





1932

谨以此书
贺廖冰兄从艺
70周年

200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给世界擦把脸:廖冰兄画传

张红苗,廖陵儿著.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2.8

ISBN 7-5360-3867-4

I. 给 ...

II. ①张 ... ②廖 ...

III. ①廖冰兄—传记 ②漫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. ①K825.72 ②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58148 号

责任编辑:詹秀敏

封面题字:黄苗子

技术编辑:赵琪

装帧设计:王雯 叶华 张红苗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厂

(广州市永福路 44 号)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8 1 插页

字 数 100,000 字

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4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3867-4/J·184

定 价 2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作者与廖冰兄（祖孙三代）

张红苗（右）

曾任小学教师

现为廖冰兄工作室秘书

廖陵儿（左）

下乡务农 8 年

制锁厂当工人 8 年

从事美术编辑 12 年

现为广东美术馆特聘研究员

广州艺术博物院 廖冰兄艺术馆 名誉馆长

责任编辑：詹秀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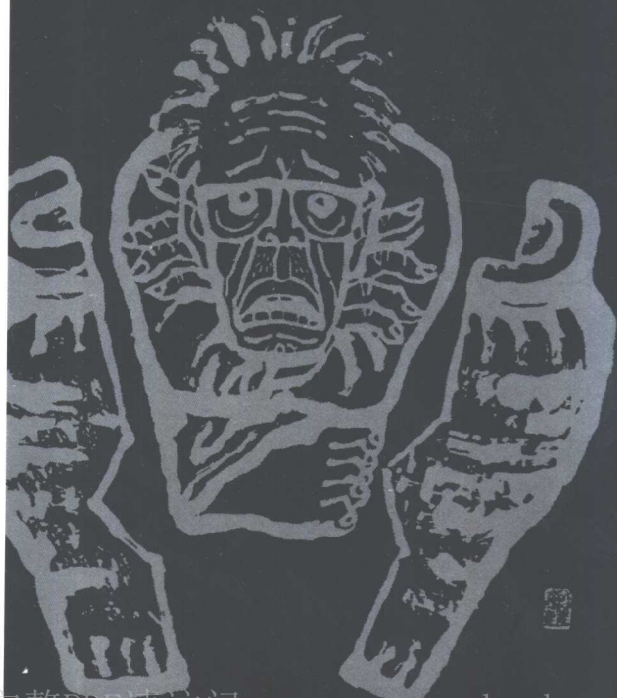
技术编辑：赵 琪

封面题字：黄苗子

装帧设计：王 雯

叶 华

张红苗



给世界擦把脸

廖冰兄画传

张红苗
廖陵儿 著

花城出版社

省子

《给世界擦把脸》序



世界越来越老，越来越模糊不清。

夏娃时代的一片新鲜空气，已逐渐被污染了。

据说女娲娘娘给世界补天整容，做过一次手术以后，生活在世界上几千年的人的子孙，很少有关心一下世界老人脸上的灰尘污垢。而那些不肖子孙，不断地在爷爷脸上抹黑，扔垃圾，吐痰！肉眼不易察觉的污糟辣越，只有当人心知肚明。于是有愚公的后代如廖冰兄者，十多岁便心急如焚，像蚂蚁爬在月亮上那样，不停地给世界脸上洗白，搞卫生。

干了七十年又务清浩工，冰兄老了，靠在轮椅上还是唸唸叨叨，要给世界擦把脸。

有目共睹，冰兄的创作具有非凡的正义感和艺术感染力。这抹布和扫把，不是淑帚自珍，它已为世界共赏。

世界老爷爷喜欢这块擦脸布，也希望子孙们能知羞耻，让老爷爷的面子永远清白光彩。

二〇〇二年元旦 苗子初稿 郁风改定 二人合共一百七十五岁



世界越来越老，越老越模糊不清。

夏娃时代的一片新鲜空气，已逐渐被污染了。

据说女娲娘娘给世界补天整容，做过一次手术以后，生活在世界上几千年的人的子孙，很少有关心一下世界老人脸上的灰尘污垢。而那些不肖子孙，不断地在爷爷脸上抹黑、扔垃圾、吐痰……肉眼不易察觉的污糟邋遢，只有有心人心知肚明。于是有愚公的后代如廖冰兄者，十多岁便心急如焚，像蚂蚁爬在月亮上那样，不停地给世界脸上洗白白，搞卫生。

干了七十年义务清洁工，冰兄老了，靠在轮椅上，还是念念不忘，要“给世界擦把脸”。

有目共睹，冰兄的创作具有非凡的正义感和艺术感染力。这抹布和扫把不是敝帚自珍，它已为世界共赏。

世界老爷爷喜欢这块擦脸布，也希望子孙们能知羞耻，让老爷爷的面子永远清白光彩。

2002年元旦 苗子初稿

郁风改定

二人合共一百七十五岁



从左至右：

郁风、黄苗子、廖冰兄

1995年三人合共二百四十一岁，可你怎么看，这三个人都不像已经是八十上下的耄耋老人，不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，只是他们都能历尽坎坷而不失童心。

漫画不是玩笑，不是点缀，漫画是一种责任。我的漫画是骂画，我在骂人的同时，也省视自己。我有很多朋友，但我也很孤独。

嬉笑 怒骂

廖冰兄



少小孤贫万辱侵

小石新街

■ 母亲

■ 大石街——“我的阶砖大学”

■ 廖冰

■ 外婆

■ “无法而治”的胡根天老师

目录

给世界擦把脸——廖冰兄画传

少小孤贫万辱侵

- 2 母亲
- 7 大石街——“我的阶砖大学”
- 12 廖冰
- 16 外婆
- 18 “无法而治”的胡根天老师

驱倭扫蒋猛如虎

- 22 “《时代漫画》是我漫画艺术的摇篮”
- 32 从小课堂到社会大课堂
- 39 “红须军师”加盟漫画宣传队
- 56 凤珍·奉真
- 60 “幻托猫城写贼行”
- 82 活跃在香港人间

鬼使神差钻入埕

- 108 错位年代的创作高潮
- 117 “右帽套来息角鼓”
- 131 地道的戏剧生涯
- 141 “十年烈火炼金猴”

浩劫告终幸复苏

- 148 卅载迷信一朝觉醒
- 180 政治漫画家笔下的自然风景
- 188 难忘 “冰兄之夜”
- 191 晚年的巨制
- 206 “冒充书法家”
- 215 “三劣”小品

苍龙日暮还行雨

- 228 “业余市长”、“公关老爷”
- 233 “现实比漫画更漫画”
- 237 “替天行道、骗富济贫”
- 243 永远的童心

- 248 跋 廖陵儿 张红苗
- 249 后记 广东美术馆

为被害的善良而悲
为害人的邪恶而愤
故我所作多是

悲愤之书

廖冰兄





母亲岑月清

名，父亲因此被开除。就在这时候，东生的妹妹廖冰呱呱坠地了。为了生计，父亲只好到汕头谋生，住在广西会馆。东生清楚地记得，在他4岁时的一个傍晚，家里突然愁云密布，痛哭之声令人心碎，那是因为收到了一封信，那封信竟然是一封遗书。父亲被枪决了！原来当时汕头由桂系军阀莫荣新统治，军饷源自赌摊及鸦片馆，适逢当时一赌摊被洗劫，摊主告到军队，说打劫者住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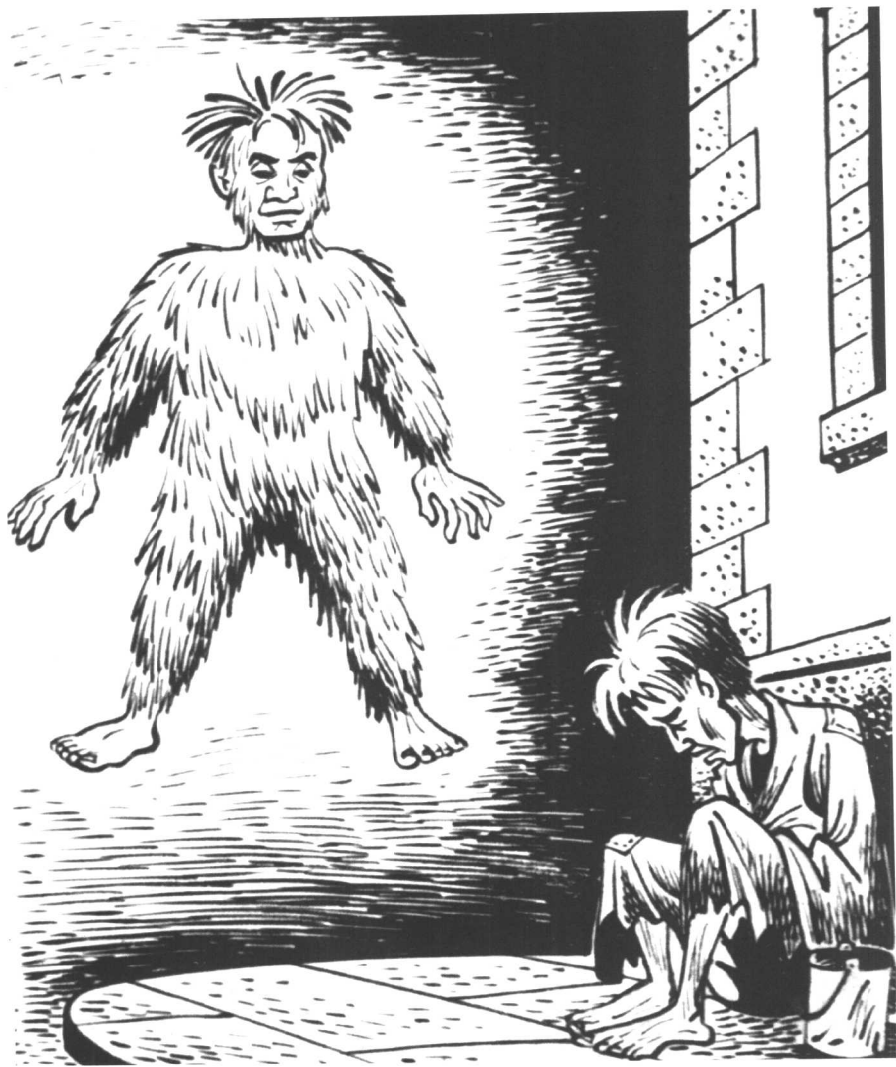
西会馆。军队就将广西会馆里的一大帮人拉去枪决，父亲就是其中之一。父亲在给母亲的遗书里说：“我死后，只留给你难以还清的债务，你务必要改嫁，把东生和廖冰养大。”当时东生4岁，廖冰一岁，母亲才23岁啊！当天晚上突然下起了狂风暴雨，雷电交加，石子般的雨点打在摇摇欲坠的屋顶上，仿佛是为世间的不平而控诉，为枉死的穷人而哀悼……

父亲去世后，生活更困难了，祖母常出去做零工，外婆和母亲织草鞋、打纱，可尽管一家人省吃俭用，仍无法偿还那些

小石街位于东生出生的大石街附近，母亲改嫁余家后曾住在这儿，东生常到这儿找妈妈，却不能与妈妈相见。年幼的东生一千遍一万遍问苍天，问大地：“妈妈为什么不敢认我是她儿子？我为什么不能亲近妈妈？”

利上加利的欠债。父亲的去世对母亲已是一大打击，债主们又再三上门逼债，终于她被逼疯了，一度被送进芳村癲狂院（现广州精神病院）。尽管父亲在遗书中嘱母亲改嫁，但母亲仍立志守节。外婆也反对母亲改嫁，认为应遵从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的礼教，而祖母却力劝母亲改嫁，认为如不改嫁则无法养大东生，绝了廖家之后。两个老人，一个怕女儿失节，一个怕无子孙续香火，两者同出于维护封建礼教。女人都必须任由摆布，任何一种选择，都不为女人自己。在封建社会，做女人太惨了！

母亲病愈后，在外婆的安排下，改嫁给一个当官姓余的广西人，条件是抚养东生与廖冰长大成人。谁知道此人后来却不认



寒夜梦

此画作于1949年，既是诉说民间疾苦，也是冰兄童年经历的写照。

账，只允许外婆和廖冰跟着母亲，却派人看守不许东生和母亲见面。有一段日子东生只能孤独地栖身于一间空置的关帝庙里。一天，东生饥渴难耐，趁看守人不在，找母亲想要点吃的，还没吃上一口，看守人就回来了，东生没处躲藏，为免母亲挨骂，抓过一件衣服蒙住脑袋说了声：“阿姨，我走了。”就像逃犯一样逃了出来，只隐约听见母亲在向看守人解释：“那是冰的小朋友。”在那个封建的年代，改嫁是件不光采的事情，改嫁的母亲与前夫的儿子，在外人面前不得以母子相称。饿极的东生只好又回到那阴森森空荡荡的关帝庙里，把破缸底的污水伴着泪水送进肚子里。

年幼的东生一千遍一万遍问苍天，问大地：“妈妈为什么不敢认我是她儿子？我为什么不能亲近妈妈？”

东生始终不明白，为什么男人就可以三妻六妾？男人丧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续弦？为什么女人丧夫就得守节？如果改嫁就要遭人白眼，前夫的孩子还被歧视为“油瓶仔”，东生就曾因为怕同学讥讽他“油瓶仔”而不敢上学。母亲改嫁之后在后夫家同样没有地位。他在问为什么？为什么……有谁知道，这个在母亲、在祖母、外祖母、在街坊邻里眼里顶乖顶乖的孩子，内心埋藏着将来要爆发的雷霆万钧之力，去扫荡人世间的不平。

母亲悲惨的命运，注定了他的命运。

母亲是在1953年自杀身亡的。当时没有一个儿女在身边。因为后夫余恩浦是广西老家湾龙村的地主，土改运动中被斗死，东生母亲亦挨斗。她在村里并没有民愤，却因为南下工作队的过激行动使她受不了。在后夫死后，又惊闻儿子余光仪的死讯，惨遭重创的她终于崩溃，在一个茫茫黑夜走进村的后山自尽。冰兄总为无法保护母亲而一辈子都内疚。

他的艺术养分，他的人道主义情怀，最早来自
养育他童年的大石街。

大石街 ——“我的阶砖大学”

20世纪20年代的广州城北——观音山（今越秀山）脚是贫民窟，广州人称这一带为“小北”。东生出生的大石街四周都是穷街陋巷，大多数人没有文化，他就是在缺少文化的环境中长大的。然而，20世纪初叶，中国处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时期，大石街和与之交界的洪桥街算是“小北”地区较为繁荣的街道，亦分明具有这个时期的种种文化特征——洪桥街上有一座关帝庙，附近还有一座基督教堂；大石街内有私塾、当铺、鸦片烟馆、赌档……生活在这一带的都是社会下层的穷人：拉黄包车的、卖牛杂串之类做小生意的、纺纱织布的等等。

东生生下来就睁大眼睛看世界，世界是这样的光怪陆离：

东生的舅公在关帝庙开蒙馆（旧时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民办初级学校），东生曾在那关帝庙神像前跟教武术的师傅习武；

小东生也曾赌摊前好奇地看热闹，见识了那些古灵精怪的赌具、赌规、赌法，什么白鹤标、鱼虾蟹……忘形地沉醉在赌博中的人们又叫、又跳、又笑……

东生还见识过天昏地暗地躺在鸦片烟床吸鸦片的行尸走肉……

原先住的大石街4号有几间房，东生家租住



1987年8月4日摄于省城西关厅内
前此地是大石街西口1915年阴历
9月13日我在该街4号出生

广州越秀山，从前叫观音山，山脚下是贫民窟。1915年，廖东生在这里出生。他少年时期曾患一场大病，只依稀记得，病愈初起发现街的东面建起一座中山纪念堂（1931年）。晚年的他去寻找过自己的出生地——大石街，可是历史的变迁使大石街面目全非了。冰兄的童年没有留下照片——因为太穷没有机会照过相，白发苍苍的他特意到此地留影。

可是，大病时帮助过他起死回生的穷街坊还在世吗？在上什么地方呢？……只有中山纪念堂的圆顶可以做历史的坐标，帮助他去寻找儿时的回忆……